


听 春

□ 合肥 吴蔚芳



是的，春来了。它挥舞着神奇的画笔，由南向北，一路挥毫泼墨。一回头，身后的草啊，树啊，都变绿了。那翠嫩翠嫩的绿啊，铺满每一处柔软的土地，它是春天特有的颜色。

抬眼望去，草色入帘青。山坡，田间，小路边，那些草们正冒出嫩绿的芽尖儿，有蒲公英，野豌豆，一年蓬，婆婆纳，茅莓，蕤白，香艾，羊蹄，窃衣，荠菜，还有三点金……很多草都可以入药，春天给予大自然的馈赠，从不吝啬。草儿们贪婪地吮吸着春的精华，生长着，一天一个样。人见了，笑着说，你又长高了啊。弯下腰，忍不住掐一根，指尖，散发出草的香气。每天，天麻麻亮，窗外，一棵高大的朴树上，先是几只鸟儿在私语，啾，啾啾。不一会，鸟越来越多，林子里变得热闹起来了。它们纷纷亮开清脆的喉咙，银铃似的，好听。鸟儿们的大合唱就盛大开幕了。数不清的鸟雀，叽叽喳喳，扑棱扑棱，沉睡一夜的山林，被这些早起的小精灵唤醒了。那声音，此起彼伏，悦耳动听，像一首欢快的钢琴曲，在幽静的山林里，宛转着，悠扬着。心，也变得清澈，安宁。你再仔细瞧，许多鸟是欢喜藏在浓密的樟树叶间，悠然自得，奏着晨曲。循着声声鸟鸣，去找寻，那些灵动的小身影，躲在哪儿片叶子里呢？你只看见树叶儿在颤动，听见鸟儿在树间扑翅，唱着歌谣。心想，这儿是鸟的天堂呐。

也有喜欢串门的，它们三五成群，一会儿停歇在这棵树上，啾啾，啾啾，又轻轻落到另一棵树的枝头。它们把这片树林当作庭院，把树枝当作秋千，起起落落，好不自在。我认得的，有灰喜鹊，有小麻雀，有八哥，有斑鸠，还有许多羽毛斑斓的小鸟，认不出。也会看见一只鸟，立在枝头，发呆。寻思，它的小脑袋在想什么呢？偶尔，有胆大的小鸟，嗖，落在屋前的草地上，捉虫子吃。乌黑的羽毛，油光光，两只细长的小脚，在草地上跳跃。尖尖的小嘴，一上一下，不停啄食，人在一旁，它也不怕，不时抬头瞅瞅我。索性，我也坐到门前，看它吃虫子。忽然很感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原本就该这样啊。我听到了，那是绿爬上枝条的声音。

门前有一口池塘，塘边种柳，高大，魁梧，好些年了。每日出门，都要和这几棵柳打个招呼。不经意间，柳条已在春风里摇曳着新的青春。绿，一天天爬上了枝条。“柳条百尺拂银塘，且莫深青只浅黄。”最先爬上柳枝的，是鹅黄的嫩芽，密密的，小如米粒。过不了几天，你去看，小米粒都咧开了小嘴，再细看，一个个又像极了绿色的小铃铛，长长的柳条将这些小铃铛串起来，犹如风铃。看着，看着，忍不住笑了。一阵风过，千万条绿色的风铃，叮叮当当，水面上惊起阵阵涟漪。一树春风，挂满枝条。

那日，行至环湖大道，忽的，被远处一大片涌动的绿晃花了眼。停车，奔向岸边。这是一片春柳，依水而生。如镜的水面，倒映着新绿。“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真真的就是柳烟缭绕啊，绵延六七公里。好一幅撩人的烟柳图，再没有一个字，比“烟”

更能配春柳的了。微风中，那柔软而细长的枝条，轻轻地拂扫着堤岸，袅娜多姿，风情万种，如梦如幻。

再往前看，眼前的景象，让我的眼睛又醉了啊。大约离堤岸200米远的水中，挺立着一棵树。对，是一棵大柳树，在银光闪耀的湖水中，挺立着。水淹没了它粗壮的躯干，露出长长的绿丝，湖水蒸发的水汽，烟雾般地萦绕着它，看得人如痴如醉。树上，有一个鸟窝，几只鸟从窝里飞出来，翅膀掠过水面，呼啦，又盘旋着飞上枝头，碧波荡漾的湖面是鸟儿们的舞台。这棵树，虽经历风吹浪打，却依然坚守，一天，一年，两年，守望着鸟儿们在湖面上的舞步。我静静地站在那里，感受着这份静美。天水一色，阳光温暖。

我听到了，那是花朵绽放的声音。

园子里种树，有杏，桃，李，还有梨。早春时节，性急的，莫属杏花了。“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可不是嘛，园子里那些光秃秃的枝干上，是杏，最先爆出一个一个小花蕾，像小灯笼，深红色的，豆粒一样大小，密密匝匝。不消几日，那些花骨朵就争先恐后地掀开红色的面纱，露出娇柔妩媚的容颜，花蕊淡淡黄。虽素面朝天，却楚楚动人，宛若星星跌落凡尘。闭上眼，你能听到无数的花朵在身后绽放，噼啪，噼啪。它们欣喜地说，我在绽放，我在绽放。一朵，两朵，三朵，千朵，万朵……倾听花开的声音，我热泪盈眶。春天无限美好，唯有不辜负。

春天的声音，温暖，明媚。充满无限希望。那春雨滴答润物的声音，春雷响彻云霄的声音，虫子钻出泥土的声音，蜜蜂嗡嗡劳作的声音，孩童在春天里嬉戏的声音……都住进了我的心里。推开窗，暖风和煦，杏花迷眼，春意渐浓。天地万物，正荡漾在春的怀抱！

一点闲话

□ 定远 江永龙

昨晚，不经意间发现朋友圈接连发的几乎都是玩扫帚站立不倒的图片或短视频。开始以为只是个人寻开心，但看到在同一个时段，有那么多人都在玩这个，我就很纳闷，随之很惊异。很显然，这次抗击疫情中，有很多医护人员奋战在救治一线，有很多基层干部奋战在防控一线。虽说是全民都投入到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但更多的人还是应阻隔、防扩散的要求待在家里。

这次疫情，检验出了每个没有具体抗疫工作而宅家者，应对独处的能力和修养，或者说检验出了很多人心灵的丰厚程度。像这次这样长时间“不去工作”，又不能出去走动，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人生第一次。很多人的“第一次”，很多人憋闷得无聊地玩扫帚把这种现象，引发我们思考，可以从中得出一些感悟。

一个人要有兴趣爱好。人不能没有兴趣爱好，有兴趣爱好的人往往多姿多彩、富有生机。看看那些光辉的名字，他们在主业之外，一般都有这样那样的兴趣。黑格尔曾讲：“一个深广的心灵，总是把兴趣的领域推广到无数事物上去。”什么都搞，不可能，但培养一两种兴趣还是行的，也是必要的。兴趣有独自一人即可玩的，也有需要合作伙伴才能从事的；有在室内玩的，有在室外进行的；有雅的，有俗的。雅的可以在室内一人进行的，有写字、画画、刻印、弹琴、唱歌、谱曲、写作、练拳等。

一个人要是有一两样这类兴趣，人生就有了怡情遣兴的渠道，

就有了唱和风月的载体，就会多一些情致，也自然不会孤寂。会在兴趣爱好的沉浸中，感到韶华无有声息地流逝。如此，怎会觉得时光难度呢？而且高雅的兴趣，能牵引一个人深入其中，让人在愉悦中去学习相关的知识，去探究相关的支撑领域。随着某种兴趣的长期持守，一个人在享受人生中，渐渐地就很有可能成为某方面的行家里手，就会因这种兴趣而变得丰富、充实、广博。

还要养成爱读书的习惯。爱读书也是一种兴趣，因其重要，故拣出来单独说。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高尔基“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苏东坡“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这些名言警句讲得慷慨激昂，但似乎都有些许的沉重，一般人不容易接受。而且很多人所知道的读书重要，是从获取知识的角度来理解的。可开卷有益，介绍知识的书太多了，也伸手可得。书可以满足不同人的不同需求，你只要捧起书本，就可以从中找到契合处和共鸣点。于谦有两句诗讲得好：“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西人蒙台居曾讲：“没有比读书更廉价的娱乐，更持久的满足了。”如果我们有读书的习惯，就不会有这次抗击疫情而被动宅家的难熬，会欣然接受这段封闭，视其为一种闭关休整，从无奈中看出积极、获取自在。这样的人，会切实地觉得“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

拐杖

□ 南京 成尔瑞

闲来无事，把多年来收藏的拐杖擦拭一下，顺便数数有多少根了。记得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周末，在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闲逛，看上一根很别致的木棍。上手细看，是一根拐杖，十分精致。拐杖是用紫檀或红木制作，上面用银丝嵌入一百个不同样的寿字，又称百寿杖。一番讨价还价，花800元买下。这是我收藏的第一根拐杖。二十多年来，又陆陆续续收藏了各种材质和样式的拐杖26根。虽然自己还没有到非用拐杖出行的年龄和状态，但每每欣赏是一种享受。

从资料中得知，国人使用拐杖的历史源远流长。《山海经》有句话说，夸父“弃其杖，化为邓林”。《礼记》载，“孔子蚤作，负手曳杖，逍遥于门。”可见二千多年前，就有使用拐杖的文字记载了。我收藏的这些拐杖，时间最早的为清代民国，最迟就是当代的。拐杖的种类虽多，但材质主要是以竹、木为多。木质的有酸枝、乌木、紫檀、藤、黄杨、花梨和金丝楠木等。竹拐杖又以笋竹（有些地方亦称罗汉竹）为优。因此竹肉厚，近乎实心，轻巧而富于弹性，特别适合做拐杖。史书上有很多名人使用的记载。

拐杖，俗称拐棍。常用的拐杖在形态上差异并不大，基本都是圆锥形的棍棒，上粗下细，其长度大多在80至90厘米之间。但其精彩度全在它的把手即杖首上，千差万别，丰富多彩，也最能彰显主人的身份地位。人们熟悉的京剧《打龙袍》《百岁挂帅》中都能看到主角手持龙头拐杖的形象。它除了使用价值外，更象征着权势和地位。在本人的藏品中，几乎每根拐杖的把手都不尽相同。有的是根据拐杖的原木随形做成鸟首状，弯勾状，非常精良；竹拐杖则将根基部倒过来做成杖首，既好握手，又具自然美。清代民国时期的则用贵金属银或名贵木头做成杖首，显得华贵高档。本人还收藏一个汉代的青铜兽头杖首，十分精美，可见古人就非常讲究杖首的档次了。据拍卖资料记载，当年曾国藩赠送给胡雪岩的红木拐杖，其杖首就是用纯银精心打制而成。显而易见，拐杖也是友人之间的馈赠佳品。

虽然人们使用拐杖的历史悠久，种类繁多，但究其功能其实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实用功能和文玩功能。拐杖的实用性是其基本功能，也是人们制作拐杖的初衷。它是人们尤其是老年人或腿脚不便者出行的辅助工具。近代人发明的登山杖其实也属于这一类。

在近现代，特别是收藏爱好者中，拐杖也是一种不错的文玩器物。做工精美的拐杖，不但实用，还可把玩欣赏。旧时西方绅士平时喜欢手拿一根精致的手杖以示风度和身份，与他们笔挺的身姿和礼服相应，成为西方绅士的招牌形象。民国年间，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喜欢拿一根手杖。后来就被我们称之为文明棍了。文明棍的特点仍然在它的杖头上：有象牙、银、玉石、铜等装饰，大都质地细腻，典雅华贵，有的还在棍身上雕有书法绘画图案。在今天，这类手杖都是充满人情味和生活情调的收藏使用品，当然也是欣赏把玩的雅致器物，其收藏价值也日渐显露。